

长 治 文 史 资 料

第 二 輯

閱 贈
換 請

长治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五年八月

目 录

上党一月	王新亭	1
战斗在邯长大道上	皮定均	10
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起点	史怀璧	23
缅怀李家钰将军	李克熙	35
喋血长治	李卓夫	39
李家钰传略		43
忆九十八军坚持敌后抗战	石中立	44
长治县城沦陷记		56
√日军在长治的大屠杀		58
√痛苦的回忆	程 裕	61
长治被日军侵占后的损失		67
阎锡山窥视上党	荆 谊	69
攫取上党的第一步	程 裕	74
上党战役纪事	田志海	80
上党战役时我所做的争取工作	翟品三	108
上党战役余闻	翟品三	118

上 党 一 月

王新亭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们一二九师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在太行山区展开之后，立即开始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的工作。十一月十三日，师部在和顺的石拐镇召开了干部会议，决定由政治部主任宋任穷同志、宣传部长刘志坚同志和我，分别率领工作团到沁源、晋城、长治地区去发动群众。临行前，刘伯承师长再三嘱咐我们说：“晋东南是毛主席选定的下棋的‘眼位’，我们一定要把‘眼’做起来。”

我们到达长治时，先出发的宋任穷同志已经在这里做了些发动群众和对当地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在他住的小屋里，我们对当地的情况作了仔细的研究。

长治是上党地区的首府，阎锡山第五主任行政专署所在地。由于地下党的艰苦工作和我军一九三六年第一次东渡黄河的影响，广大群众对我党我军已有一定的认识。这次我们工作团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是，多年来，阎锡山为了镇压山西人民的革命运动，阻止我党在山西的发展，曾经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实行了一系列的反动政策。他的欺骗宣传和恐怖的恶劣手段对群众不是没有影响的。这必然会使我们碰到不少困难。这次我军渡河以后，阎锡山一方面想利用我们为他支撑山西风雨飘摇的局面，一方面又害怕我军发动群众、壮大力量。蒋介石也一直阴谋借日军之手来消灭我军。现在，我们要在这里发动

群众，他们岂会不加刁难与阻挠！不过，真理是掩盖不了的。任何浓重的阴霾，必将为太阳的灿烂光辉所驱散。有了群众的支持，我们就一定能击败任何顽固派的阻挠与破坏。

第二天宋任穷同志离开长治到沁源去了。按照他的指示，我去会见了第五行政主任专署主任续济川。续济川听说我是三八六旅政治部主任要在这里开展战地动员工作，身子微微一震，朝我打量了好久，才慢吞吞地说：“我……欢迎！”我简单地谈了工作计划后，他眼望足尖，手托下巴，斯文地说：

“贵军光临敝治，兄弟当然欢迎。不过，对民众的治理教育，是政府份内之事，我们一向重视，岂敢有劳贵军。”

我一听劲头不对，马上对他说：“我们来这里，不是搞什么治理教育，是要发动群众抗日。”

“嘿嘿，那当然！”续济川冷笑着说：“兄弟的看法是，守土抗战，终究还是要靠政府，靠军队……”

“不。”我打断了他的话，“你们错就错在把抗战单纯看成是政府的事，军队的事。象你们这样的抗战，事实已证明，将来还要证明，是抗不了多久的。要想战胜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除了充分发动群众，实行全面抗战以外，别无它途。有人所以不赞成全面抗战，根本上还是因为不愿意改变一党专政的政策。”

续济川喉咙里象塞上了东西，沉默了好一会儿，才不自然地笑了笑，诡辩说：“嘿嘿……你们有你们的看法，不过我们也有我们的看法……”

正说着，突然闯进来一个脸色灰黑的汉子。一进门就

连声大嚷：“不得了，满街都是八路军的宣传队，共产党要翻天啦……”续济川狠狠地朝他膘了一眼，赶紧起身向我介绍说：“这是我政府司法科聂士庆科长……”

哦，原来他就是聂士庆，百闻不如一见，真不愧是阎锡山的忠实打手、反共起家的政治掮客。我冷冷地看了他一眼，说：“我就是共产党、八路军派来的。聂科长请坐！”

聂士庆脸一红，嘴皮直打颤，但是一个字也说不出。看着他那狼狈劲，真好笑。续济川眼睛翻了几下，连忙给他解围：“没有什么，他是想来和兄弟研究一下与贵军合作的问题。”

“是，是合作、合作的问题……”聂士庆象小丑一样附和着。

我抑制住心头的愤慨说：“好哇！不管怎样，合作我们是欢迎的。”

在回住地的路上，我边走边想：从续济川和聂士庆身上，已经可以看出他们对我们的态度。续济川、聂士庆看来虽是两个脸谱，其实却是一样货色。现在还只打了“开台锣鼓”，好“戏”肯定还在后边。

按照预定计划，第二天，我们就在长治城区开展了一个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大街小巷，到处都有我们工作团的同志在讲演、写标语、画漫画、散传单，或者与群众谈心。这些同志，大部分都参加过长征，有丰富的发动群众的经验，最近又参加过上封村、黄崖底、七亘村的战斗，讲起抗日来，有声有色，头头是道。从早到晚，我们所有的宣传场地都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

经过这一宣传，长治的乡亲们进一步了解了我们党、我军的

政策，看到了抗战的前途，抗日热情立刻高涨起来。

接着，我们便大力开展了募捐和扩兵工作。在我党英明政策感召下，城里的中小资产阶级人士都慷慨解囊捐助。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近郊农民，纷纷报名参军。长治县的“牺盟会”书记、上党乡村师范学校教务主任王中青也率领一大批学生参加了我军。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几天以后，我们大部分人都分散到附近的长子、屯留、襄垣、壶关等县的农村去发动群众，工作更出现了生动的局面。广大农民听到我党的各项政策后，欢欣鼓舞，抗日情绪极为振奋，纷纷涌入我们的队伍。我们不仅顺利地扩充了兵员，而且还协助地方党迅速发展了组织，打下了进一步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但是，就在这时候起了风波。

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各县都出现了谣言。有的说：“八路军退却了，参军是去白送死。”有的说：“共产党是口甜心辣，不要上当。”有的说：“八路军过黄河到山西，是来抢地盘捣乱的，冬季节就要暴动……”值得注意的是，阎锡山的保安队最近也在扩兵。有的地方，他们卑鄙地冒充八路军欺骗青年。有的地方却宣传：“参军为了保家乡。八路军以后要退过黄河，不如参加保安队。”长子工作组还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况：那里基层政权的人员原来对我们还不错，但最近从长治去了个戴礼帽的人训了一通话之后，态度就变了。

屯留、潞城工作组反映，他们那里也曾出现过这个人。这个戴礼帽的人是谁？一打听，正是那位司法科长聂士庆。这家伙以续济川私人代表身份，在下面进行阴谋活动。记得前几天，续济川把我请到公署去，劈头问道：“你们还宣传

减租减息吗？”

“我们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自然也宣传减租减息”。

“吾……”续济川在喉咙里咕噜了一声，咬着牙说：“现在日军兵临城下，你们不去打仗，却来搞什么阶级斗争，弄得一般穷人颠三倒四，不遵守法令。这样做，岂不违反贵党的诺言！”

我马上驳斥道：“我们不但宣传减租减息，在适当时机，还要贯彻执行。续先生，你太健忘，减租减息正是我党提出的十大救国纲领的内容之一，老百姓拥护双减政策，怎能说是颠三倒四，不守法令？人民群众的起码生活必须得到保证。否则，啼饥号寒，怎么去抗日？”续济川无言对答。好一阵才说：“好吧！既然如此，不便相强，我们就各行其事吧！”说罢耸肩而笑。当时我就预感到兆头不对，现在他果然使出了这一招。

来而不往非礼也。顽固派敢于阻挠、破坏，我们就坚决反击。我立即通知各组，依靠群众驳斥谣言，揭露顽固派的阴谋，并向保安队提出强硬抗议。

几天以后，长治组的来汇报时，带来一页记录。上面记载着聂庆士训令基层人员威胁群众禁止参加我军的谈话。原来，工作组发动群众追查谣言时，一个副乡长悄悄把这页记录交给了我们。我马上到行政公署找到了续济川，责问道：“八路军到山西来抗战，这是国民党同意的了的。委员长也曾说过：‘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这你们是知道的吧？”

“自然，自然。”续济川一听到“委员长”三字，从太师椅上霍然站起，作了个立正姿势，支吾着。

“既然知道，为什么有人却故意散布种种恶言，阻挠我军的动员工作？”

续济川故作惊讶地瞪着眼说：“那有这种事？”

我说：“不但有，而且造谣破坏分子就是县政府的人。”

续济川恼羞成怒，竟高声喝道：“你来到长治，闹得天翻地覆，我们已经忍让再三，现在居然诬蔑起政府来了，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这时，我便把那页记录纸拿出来放在他面前说：“请看，你们的堂堂科长，做这种违犯政府政策，破坏抗战工作，破坏两党团结的事，是可忍孰不可忍！”

他一听到说聂士庆，全身一震，脸色顿变，在证据面前，无话可说，只好假装不知道，连连重复着：“一定调查，一定调查……”

当然这不过是他的脱身之计，要想他“调查”出什么结果是不可能的。不过，经过这次反击，各地谣言确实有所收敛，保安队也没有以前那么放肆了。

各组的动员工作，很快又掀起了一个高潮。

但国民党顽固派是绝不可能让我们顺利地发动群众的。续济川见当面威胁和在群众中造谣破坏两着连遭失败，便利用其职权，使出了第三招。

先是长子县政府借口我们人数增加得太快，粮食储存不足，克扣我们的口粮，只按实报人数的三分之二、甚至二分之一发。接着路城、襄垣两地也如法炮制。

经过一个时期的工作，群众了解了我党的政策，都同情和支持我们。我们掌握了群众，对顽固派的斗争就更加充满了信心。顽固派既然害怕群众，我们就对症下药，广泛地在

群众中揭露顽固派的阴谋，发动群众参加这一斗争。广大群众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愤怒万分：

“刮尽了咱们的地板，还说粮食不足，真是丧尽天良！”

“粮食不给抗日队伍吃给谁吃？”

“这不是明摆着不叫老百姓抗日！”

乡亲们提出了口号：“决不能让八路军饿着！”他们一面匀出口粮或捐款支援我们，一面派出代表陪同我们向县政府交涉。我们向壶关县政府交涉时，成万的群众簇拥着刚刚报名参加我军的青年，来到政府门口，要求和县长讲理。我们在里面谈判，群众在外面怒吼：

“把粮食拿出来，我们要抗日！”

“不准克扣八路军的粮食！”

被愤怒的群众吓破了胆的县长，在我们义正词严的责问和谴责下，不得不答应如数发给。克扣粮食的阴谋又遭到了可耻的失败。

以后，我们的工作更加顺利了。新兵很快扩充到了近一千人。更使我们高兴的是，和我们一同从辽县（今左权，下同）出发到沁源、晋城地区工作的同志们，也传来了胜利的捷报。

十二月下旬，为了准备粉碎日军对我根据地的第一次围攻，师部命令我们立即带新兵返回辽县。临行的前一天，正好刘志坚同志带着师政部的先锋剧团由晋城返回辽县，途经长治。我们商量决定组织一个告别晚会，再作一次宣传。会场就设在城中心区的火神庙里。

天刚黑，火神庙就挤满了人。国民党部队的许多下级军官和士兵，不顾他们长官的禁令，也自动跑来了。

大会开始后，刘志坚同志讲了全国抗战的形势和前途。我也讲了党的抗日救国政策，并对长治各界给予我们的支持表示感谢。讲完话，剧团的同志们立即打起锣鼓，拉起弦子，准备开场。

突然，从台下人群里跳上一个人，脸色灰黑，满目凶光。仔细一看，原来是聂士庆。我见来势不善，正想阻止，他已经破开嗓门大叫起来：

“公安局接到电话，日本飞机正向长治飞来。快躲飞机啊！”

话音未落，会场立即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人们拥挤着，奔跑着。惊慌的喊叫声，孩子们的哭声，嘈嘈杂杂，混成一片。

我气得心里直冒火，向台下喊道：“这是造谣破坏，大家不要相信！”

台下立即有人喊：“打倒汉奸！抓住他，抓住汉奸！”

但是，聂士庆已经象老鼠一样，在黑暗中溜走了。会场乱得无法收拾，晚会就这样被破坏了。我和刘志坚同志决定马上去找续济川交涉。

续济川听说我们来到，慌慌张张走了出来。他自从在几次关于抗战问题的辩论中被驳倒，几次阴谋被粉碎以后，对我们的傲慢态度已改了不少，转而采取敷衍的办法。

当我们提出严正的抗议时，想不到续济川竟一拍桌子，大骂聂士庆：“这个不学无术的混蛋，尽干这种无用的事！”这个素来老练的狐狸，在一连串的失败之后，这时显然也对聂士庆这种鲁莽无赖的做法感到拙劣、沉不住气了。但他马上发现自己露了马脚，连忙改口道：“好吧！这事我马上处理。”

我们提出了两点要求：一、严惩聂士庆；二、由政府向群众说明事件的经过，承认错误。

续济川脸色苍白，沉思了很久，才无可奈何地说：“一定处罚聂士庆。不过，这毕竟是统一战线内部的事，团结第一。我看这样，明天由我们为贵军重新召开一个大会吧。”他把“统一战线”、“团结”几个字说得特别响。

我说：“也好，既然你们不敢向群众说明事件的真相，就由我们来说好了。”

回到驻地，我们立刻印了传单。第二天一早便撒满全城，顿时，老幼皆知。

当晚来火神庙开会的人更多了，连庙门口也被挤得密不透风。会上，我们又一次揭露了顽固派的阴谋，然后由先锋剧团演出了精彩节目。

人们不时地高呼口号，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

“拥护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

口号声在夜空里回荡着，那么激昂，那么雄壮。它生动地表明，党的伟大的抗日救国政策的光辉，已如旭日光芒万丈，照耀在太行山上，照亮了晋东南人民的心。让顽固派去痛悔一月来的失败吧！让他们去互相抱怨吧！我们已经克服了重重困难，胜利地发动了群众。党的政策一经和群众结合，必将会产生无穷的力量。日本侵略者必将陷于我全面抗战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到灭顶之灾！

第二天，我们便离开了长治。

战斗在郞长大道上

皮定均

那是在一九三九年的秋冬，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两年。

经过抗日军民的艰苦缔造和苦心经营，以太行山为中心的晋冀鲁豫根据地，成了坚持敌后抗日的堡垒。由于太行山的地理位置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处在四省的接壤处，而且头顶太行，脚踏陇海，左右又控平汉、同蒲两线，正处于郞长路的咽喉。所以，对我们来说，太行的有无，直接关系到整个华北抗战的局势，而敌人也越来越感到太行根据地威胁的严重，一直挖空心思除掉这个“心腹之患。”

一九三九年七月初，日寇结束了对冀南的“扫荡”后，接着就集中五万多兵力，对太行山发动了规模更大的“扫荡”。敌人先攻占了白（圭）、晋（城）线各城镇，切断我太行、太岳两区的联系。接着又企图打通郞长大道，把太行区也割裂成太南、太北两处，然后实行所谓“分区清剿”，逐步压缩，由“点”、“线”到“面”的占领。

正在大敌当前的紧急关头，一直打着抗日的幌子、干着反人民的勾当的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全国范围内开始酝酿第一次反共高潮。在冀西、太南地区的朱怀冰、庞炳勋、孙殿英、侯如璧等国民党部队，破坏抗日政权，暗杀抗日干部，偷袭抗日武装，残害抗日群众。一时阴云密布，情势十分严重。正如刘伯承师长所说，当时的处境是“前门拒虎，后门

打狼”。

就在这顽敌夹击的情况下，为粉碎敌人的阴谋，保卫根据地，我们一二九师特务团奉刘、邓首长的命令，在邯长大道沿线的武安、黎城、潞城地区，和当地人民群众一起，对敌人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开始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

敌人“扫荡”的手段非常毒辣。每前进一步就安一个据点，就四出对周围的群众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加上野兽们灭绝人性的奸淫虏掠，沿路许多村庄都遭到惨绝人寰的血洗。敌人的残暴铸成了人民群众的坚强决心：一定要把“扫荡”根据地的日军统统消灭干净。这时，各县的八路军工作团（即当时的县委）不顾“扫荡”的危险，广泛地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把人民的仇恨化成了有组织的全民武装斗争。

敌人的企图是想一鼓作气把邯长线打通。我们则必须迟滞敌人前进，拉住敌人的后腿。当时，我军大部分主力部队已经转移。我们特务团是刚由师特务营扩编起来，兵力有限，老兵不多，装备亦差，正面阻击敌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有群众，只要和群众一起广泛开展游击战，就可以利用游击战争所特有的主动性、灵活性，抓住一切可乘之隙，进攻或袭扰分散孤立的敌人。

七月十二日，我们刚到达涉县西北的岭后村，队伍还没有停稳，侦察排长飞奔来报告：“日军占了涉县以后，派了一支三百多人的先头部队驻在漳河西岸的河南店。这时正好连天大雨，河水暴涨，敌主力被隔在漳河彼岸。这真是天如人愿，好象洪水有意给我们送来了一股孤立的敌人。战机难得，我们立即决定：由一营当晚夜袭河南店。这时，陆续从

河南店逃出来的群众，向部队诉说了敌人的罪行，烧旺了指战员的杀敌怒火。群众提供的敌情，更增加了我们克敌制胜的把握。

夜战、偷袭是我军的拿手好戏。岭后到河南店是一溜下坡路，部队连跑带滑，急速前进。大雨掩盖了部队行军的声音，我们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河南店。一、三连攀到了敌人住的几个骡马大店的房顶上。二连控制了村西头土地庙敌人的岗哨。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我们会在大雨滂沱的夜里突然降临。一、三连从骡马店房顶上扔下的手榴弹突然爆炸，好多鬼子就在睡梦中上了西天。侥幸不死的，跌跌撞撞扑向土地庙，可是土地庙的一挺机枪已由我二连掌握，正好吃了我一顿炒豆子。还有些日军摸到河边，妄想涉水逃跑。但狂怒的漳河挡住了去路，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对岸敌人主力虽然近在咫尺，却只能“隔河兴叹”，只是把所有的机枪、大炮对着漳河乱放一阵，眼巴巴地看着难兄难弟全部被歼。

这一仗，给了西犯的敌人迎头一棒。在胜利的鼓舞下，群众性的对敌斗争得到进一步开展。群众纷纷向部队表示：

“要人咱们都上，要粮咱们不吃也往外拿。”武安、涉县的青壮年组成了游击小组，配合我军积极打击敌人。我们又把缴来的枪支子弹送给他们，游击小组成了我军的重要助手和后备力量，全民性的游击战争更广泛地开展起来。敌人自河南店遭受打击以后，不得不放慢了“扫荡”步伐，并且是大部队行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但是敌人既集中了兵力，就必然留下了大的空隙。于是，我们又开展了“游击战”，找空子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联络。在涉县西面的龙虎村、鸡窝铺一带，一到夜晚，部队把据点里的敌人监视起来，游击

小组带领群众，把敌人的电话线杆搞得一干二净，公路挖得一段一段。尽管敌人强迫群众在白天修复，但老百姓是白天修一尺，晚上破一文。前边修，后边破。电话总也打不通，公路总不能通车。

“破击”，就是又“破”又“击”。每次破坏公路以后，第二天就派少数兵力待机伏击敌人的车队。仅在东阳关至石玉桥之间，就连续伏击四、五次，打毁日军汽车十几辆。

有一次，二百多日军乘着汽车由涉县开往黎城。一出东阳关，就受到游击小组的冷枪“照顾”。起先，敌人怕停下来更吃亏，就加快速度一个劲地往前开。过了石玉桥是一条漫溜深沟。汽车刚拐弯，一个汉奸、一个日军就接连被我神枪手撩到，领先的汽车又扣到陷坑里。后面的汽车刹不住，翻了个四轮朝天。日军队长动了肝火，下令向山上冲。可是冲到山上，连人影也没有。再冲向另一个山包，还是一无所有。日军气不过，就用机枪、小炮漫无目的地乱打一通。打得正热闹，公路上的汽车又把地雷折腾响了，燃烧起熊熊大火。这次漂亮的伏击战，我们只出动了二十三个侦察员和少数游击队员。等黎城的敌人闻讯来接应时，我们早已转移到东北角数百公尺的高山上休息半个多小时了。

“破击战”对敌人的威胁很大。敌人为了维护交通畅通，不得不又把兵力分散，并增调大批伪军在沿线增加临时据点。敌人一分散，我们又集中了。我们抓住敌人立足未稳，不及设防之机，又在夜间派部队或游击小组集中力量袭击据点，瞅准一个收拾一个，打得敌人一到夜晚就心惊肉跳，常常把炮火盲目打个通夜。敌人把夜晚当白天，把白天当夜

晚，我们就反过来：晚上睡足觉，白天出来干。每当中午敌人熟睡的时候，游击小组就装成修路的，或者给敌人送东西的，到敌碉堡口把装在篮子里或别在腰间的手榴弹甩上几个，抓几支枪就走。

这一来，敌人昼夜不敢睡了。又组织五十至一百人的巡逻队，到处寻找游击小组。我们就改用“麻雀战”对付它的巡逻队。部队分成三、五个人一伙，带领群众到处“捕食”，发现那个巡逻队的人数少，或碰到掉队的，先遣的，就干掉几个，立即转移。敌人往往被打倒了，还不知道子弹从哪里飞来，游击小组早就连影子也没有了。这一来，搞得鬼子昼也怕，夜也怕，有山不敢靠，见沟不敢越，真是花摇草动也胆战心惊。人民武装的汪洋大海真正使进犯的敌人陷入了“灭顶之灾”。

从此以后，日军巡逻队也不敢远离据点和交通线了。就是大批的车队，一遇复杂地形也不敢轻易通过，往往是把所有的汽车停下来，派兵搜索后才敢先派一辆汽车试行一段，其它车再跟上去。汽车接力赛，也算日军一项“创造”吧！但是这种接力赛实在太费劲了。日军有大队人马驻在黎城，补给基地却在邯郸，连马料都要靠长途运输。而他的汽车却只能顶一辆人力搬运车来使用，运来的补给根本不够驻黎城的人马消耗。补给运不到，敌人就拚命出来抢粮。我们早有防备，交通线西侧的人民群众实行了坚壁清野，而且不少群众在我军的帮助下干脆搬出村庄，离开了交通线。抢粮的敌人，接受敌巡逻队的教训，小兵力不敢出来，就把各据点的兵力挤凑起来集中行动。敌变我再变。我军就组织部队和群众，去扒敌人抽空了兵力的交通线上的据点。结果，不仅

抢粮的敌人撞了游击小组布下的天罗地网，粮食没抢一粒，还赔了几十条性命，而且在交通线上还被烧掉了不少碉堡。驼子摔破，两头落空，偷鸡不成倒蚀一把米。敌人大队人马抢粮的计划也完全失败了。

交通线是敌人的生命线。敌人失去交通线，就失去了生存的条件。所以敌人就把被迫撤回抢粮的兵力，又转移到维护交通线上。残暴成性的敌人为了控制交通线，就把交通线两侧一百公尺内的树砍光，草割完，沟填平，还企图把沿线的村庄烧光，把那条长线变成一个鸟雀不停的恐怖地带。同时，对贴近公路的地方实行分区分段巡逻。

敌人把沿线散布的十几个人戒备的小据点都收到大据点里，以一部分兵力守住乌龟壳，其余的组成三、五十个不等的战斗队，四处不规则地乱找我游击小组。于是，一场更残酷的摧残与反摧残的斗争展开了。开头两三天，游击小组化整为零，全部隐蔽起来。敌人乱闯了几天，什么也没有发现，就以为安全了。敌人一松懈，我们又活动了起来。

黎城县城西北五、六里，有一自然大沙沟，人们叫它花果沟。沟上沟下两个大村庄，村名叫上下桂花。这条沟的梨子皮薄肉细，汁多味甜，远近出名，群众叫它“冰糖葫芦”。日军吃上了瘾，一出城就进这条沟。游击小组和群众都报告过这个情况，说是袭击鬼子的一个好机会。下桂花村东沟有个十七层大古塔。站在塔顶极目四望，黎城敌人的一举一动都了如指掌，是我们的天然千里眼。我们派侦察兵先去塔上进一步察明敌情，晚上就派第四连去沙沟梨园伏击吃梨的鬼子。第二天上午九时左右，三十多个日本鬼子大摇大摆地向花果沟奔来。敌人一进梨园，照老规矩把枪一架，各爬一棵